

宋

書

二六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臣沈約

新撰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爲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橫流皇晉

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卅年踰十紀西秦無一
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爲積禍纏繫固以
久矣況廼陵瑩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
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
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
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
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
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汭上靈檣

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旂蔽日別命羣帥
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秘於六韜所以鉤棘
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鉞隼於滑臺
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
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
於先雅靡監賴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
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薄泗汭詳觀
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

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
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
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
申譖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
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
風行世而化揚授前蹤以求冀省輶質以遠傷
睽謀始于著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

憑曲成之不遷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私
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
歡太階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
定隅內外旣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
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
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關郊伺
鄙

慕攜王之矯處階喪亂之未寧竊彊

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澁以制險據繞雷而作

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
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
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數哲當草
昧而經綸揔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
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
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
鉞抗旂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
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陣未列於都
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

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
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
思歌零雨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
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
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
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旣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
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晡
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
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

路苦憂來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
越查塘覽永嘉之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
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析主晉有
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王辭厄元誕德以膺
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
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沖用而刑廢孝武捨己
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
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妖凶
於滄洲纏疊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蹶

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已主寰內
而緩虞澄海外以漬滓至如昏侵蔽景鼎柞傾
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
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靈
之穢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
之依帟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
於祖宗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

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臯飲於源淵惠要褊
而思肆援冠弁而來處視治城而北屬懷文獻

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
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
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
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
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
之相仍猶唇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
而吳安衆咸昧於謀非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
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公萬里
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

之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旣勅
而國圯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
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
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
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眄歎王路之中
鯁蠢千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
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
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
痛於久勤城墉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

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
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
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壇對二豎
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
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
於如仁記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阼
而不見橫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
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
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

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紉乏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
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
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汧臨浙河而東浮
殼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廼屆歐
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
汧江流之湯湯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
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治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
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

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飭之涵泳觀翔鷗
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
懷蕩慮揚摧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
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
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
詳覽知吳淠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
駭聖藉矚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
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盪之扶禍惜徒傷於
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襲漢藩之治

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
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旣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
仲舒之睟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下
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
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及師旅
於此屢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
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
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繼宰

亶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公傳之遺武
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
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
揔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潔四維
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
子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迥
邁逗白馬以憇舫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
薄甬城城坡陀今淮驚波平原遠今路交過面
芑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復千里而無

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

於荒餘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曾雲

之崔魏聆悲飈之掩屑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
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眷轉蓬
之辭根悼朝鴈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
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曰歸於
采薇子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鶴鳴之
在埵

踰宿驚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

事夏虺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
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
對美士彌之能綱外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
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迨
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
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狶曷
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柁登高圯而不進石幽
期而知賢張揣景而不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
於雲仞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熙

績於武關卒敷功於皇胤處夷險以解挫弘憂
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晷哀飛驂之落駿傷粒
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
之前代嗟殘虐之將糜熾餘焮於海濟驅鮐稚
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溼託末命 雲冀靈武

之北閼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
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旣雲撤於胸城遂席卷
於齊都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具季傷炎季
之崩施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八借兄弟以

僞恩相魏武以譎狂宄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
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於前說證所作於
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
熾壤桐孤榦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
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
故服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
迅梁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
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
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

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
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
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
昭宣道旣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
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
發言彊虎氏之搏翼瀾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
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於
漢陰攻方城而折扃優譙穎其誰任世闕才而
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

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追明達之
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
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賊坑谷而鳥鼠中華免夫
左杜江表此焉緩帶旣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
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已
寧指西嶠而將秦值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興
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
伐奉宏勲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
袂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

鄱採陽秋於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
荆故反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庾納五叛以長寇
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
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摠角
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
始颺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
忘即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
且夫殺義害嬰而懷豐疑縹賢不策夫位誰時
造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

虞誅於末詞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
衰羸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猶
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
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鑊發卞口而游歷迄
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
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
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
楚族之休災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
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

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之成終表
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垂則不俟於終日旣
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
隱蟄驚散葉萋柯芳蘼飾萌麥萋萋於旌丘柳
依依於高城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
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
增瀾諱愁衿兮鑑戚顏愁盈根而蘊際戚發條
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
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

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檣而流連願關鄴
之遄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
於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
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
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
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卅子左衛率坐
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
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
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

相許自謂才能宏舉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
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
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
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
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
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
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
曜弘微等竝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竝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

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弘之孔淳之等縱
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
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
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
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
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忘也黃屋實不殊於
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
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
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

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
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
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
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
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卧疾山頂
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
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
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
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

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廼語種以免憂判身
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旣寡
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爲適古人遺書與其意
合所以爲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

與孤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
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爲所樂故合
宮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其所居之文成張良却
料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
種云云謂二賢旣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
歎聽鶴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
復得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太宮
室以瑤琤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

築構而飭朴兩逝

易云上古穴居周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

取諸大壯琤堂自是素故曰白實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爲巢穴斯免

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

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真銅陵

之奧卓氏充鈇櫬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

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

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

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

求

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川之畔

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
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貧之美揚
雄蜀都云銅陵而卓王孫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
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鈇
裂帛爲衣曰覲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
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
麗然制作非捫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
簫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策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
後楚之雲夢大中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
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
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
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惶乎海外漳渠史起爲
魏文侯所起旣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
橘林蜀之園林揚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戶有橘抽
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爲苑
囿

故表此園之珍靜千乘讌嬉之所

非總止之且山川亦
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

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微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

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

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仰前哲之遺訓俯性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寶基於此

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

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

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捷清曠於山川

謂經始此

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冥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選二人更以年歲疾

就山川故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

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縣縣邪亘側

直齊平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

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嶽形

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而山背

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吐吸

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迂回

處謂之邪亘平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

正處謂之側直

塚石洿閔硯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

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茫於近瀆上田在下湖

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西谿南

谷分流谷郭水畎入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

五十二

宋書卷七

卷七

鄣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溪便是之背入西
谿之裏得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湧在西

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
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塹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

右巖壁緣竹閤砌在石湧之東谿逶迤
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近南則

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嵒崩

飛於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

沙而生連雙流謂刻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

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良狀也嵒者

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
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近

之用槃石竟渚並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
西則揚眉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

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

揚中元賓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揚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並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爲陰鳥集柯鳴便謂爲風也近北則

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逶迤吐

泉流之浩漶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

在西圻北邊浦出江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襄智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脩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巖故曰下巖而回澤

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並是北邊遠東則天台桐栢

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

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榑谿之紆紫

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三韭四明五奧皆相連

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葉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窻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郝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倚角並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榑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遠南則松箴樓雞唐岷

漫石崿嶸對嶺龍孟分隔八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

上欽嶠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

樓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

之裏松箴在棲雞之上緣江唐岷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岷下鄰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崿嶸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龍山甚奇謂白爍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

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
茂林迷不知所通欽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
西則遠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崐

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

浥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聯合

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

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爲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爲崐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爲荒極風波不恒爲聯合也徒觀其

南術之

生機

成衍

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
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
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
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
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

南術是其
臨江舊宅

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
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機
勇門以南上便大閘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
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
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
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

懼於海若事見

莊周秋水篇

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扮

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
豈伊臨谿而傍沼廼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
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
戶以對遠嶺闢東窓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
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窓矚田兼見江
山之美三閭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

上存江之嶺南對江山遠嶺
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

阡陌縱橫塋埒交經導

渠引流脉散溝井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
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甄遞
孰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

足於滿腹

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

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

緬邇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必溫泉於

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影於椒塗

飛漸樹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

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

此皆湖中之美

但患言不盡意萬不馬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

也水草則萍藻蘊莢藿蒲芹蓀蒹菰蘋繁絕荇

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

或含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畱矜盛容之易闌必
充給而後寧豈蕙草之空殘卷斂弦之逸曲感江南
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騷敏弦
是采菱歌江南是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倡兼和
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與藻蘋蘩荇亦有詩
人之詠不復具敘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靄桐是別和緩是悉

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
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舊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
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帶茂素蕤於
紫枝旣佳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
於今不復依隨

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
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
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也五華者莖華
荒華莖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栢實
兔絲實女貞實蛇木實蔓荊實蓼實也二冬者
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天子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
支子卷栢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
其竹則三箭殊葉四苦齊
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旣脩竦而便娟亦蕭森而翁
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玄捎雲以拂杪臨
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
之游踐遲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
簫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

二箭一者苦
箭大葉一者

筭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
異中以爲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
細者無筭之流也脩竦便媚簫簫森蔚皆竹也上林關
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
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鷟棲食之所崑山之
竹任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爲黃鍾之宮衛
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

其木則松栢檀櫟

桐榆

厭柘穀棟楸梓檉檮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

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

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衢華映

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蒨承和煦而

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

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

麋麋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研蹲谷底而長嘯

攀木杪而哀鳴

援音表揮音魂狸音力之反獾音火丸反犴音立懸反慢音曼似獾而長

狼之屬

一曰貙楔音安黠反獵音弋生反狸之黃黑

者一曰似玃玃音在皆反獬音元野羊大角麋音鬼

玃反麋音京能踔擲虎長嘯援哀鳴鳴聲可翫綣綣不投置羅不披磻弋靡

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

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宐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

撫鷗鰕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

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

山中中而此歡永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

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

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

說豫於林池也

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

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

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

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

之芳園雖綽容之緬邇謂哀音之恒存建

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庾鐙王之贈

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

可溫

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諱訟有諸誼

譁不及山野爲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
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
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
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
處今芻林藝園制苑仿佛在管依然託想
雖絳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
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
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旣不
絕更宜復溫則可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
待爲己之日用也

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
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
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
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

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
本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
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閒於城傍欣見素以抱
撲果甘露於道場

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

既不以麗爲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漠實是得道之所也苦節之

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
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
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
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

之不早

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

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

一日爲千載猶慨恨不早

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

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

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

日撫雲蜺其若驚蔦陵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

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

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一言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

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頽形也莊周云和

以天兒兒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

山作水役

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
伐竹抽笋自篁摘筍于谷揚勝所拮秋冬牕
獲野有蔓草獵涉蓰莫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
以木成甘以播熟慕樵高林剥艾巖椒掘蒨
陽崖摘擲陰標晝見牽茅宵見索綯芟菰翦
蒲以薦以芟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
六月採蜜八月樸栗備物爲繁略載靡悉

此

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
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牕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

月食鬱及莫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甘播酒味甘
竝至美兼以療病播治癰核木治痰冷樵音甚味似菰
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芟音及採以爲紙舊音倩
採以爲漂擗音渺採以爲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也

若迺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

兩居謂南

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嶸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

南山則夾渠二田

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峯參差出其

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漑灌以環近諸堤擁

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

還還回往匝枉渚負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杭

北頂以葺館殷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

錯瀾於窻前因丹霞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
視奔星之俯馳顧之未牽鵠鴻翻翥而

莫及何但鸞雀之翩翾沆泉傍出潺湲於東檐
桀壁對峙硃確於西雷脩竹葳蕤以翳薈灌木

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

月投光於柯閒風露披清於隈岫夏涼寒燠隨

時取適階基回互檨檨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

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斃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

之如借眇邈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

南山是開
剡卜居之

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具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綠映彌阜橫波踈石側道飛流以爲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万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爲鄣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隄映渚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禱宇在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窻對山仰眺曾峯俯鏡瀟壑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窻戶綠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畏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因以小湖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爲異觀也

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沈澁異形首瑟

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

沆濫肥皆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

形勢

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

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

長洲芊綿旣瞻旣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

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岳峯

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波而結數逕南

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

星宿以知左右

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

石州岸草木旣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

匪硯而是嵒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
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
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
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
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
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

土山載石曰
硯山有林曰

嵒此章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慙
敘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

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有採藥救
類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

書賞理數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

言誠特此推

謂寒待綿纈暑待絺綌朝夕食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

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爲左右楊較而陳之

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

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

壇榛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杜杞

林檎帶谷映渚樾梅流芬於回廊栴栴被實於

長浦

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栴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

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穎諸處故云殊所也

吐町所藝含蕊

藉芳萋葢蓼薺葑菲蘇薑綠菴眷節以懷露
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標倩以陵陰春藿吐茗

以近陽

葑菲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
庾闡云寒葱挺園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者也

弱質難怕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

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

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

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

陽於紅泉

此皆任年之藥即近山之
所出有來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三時冬夏

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關法鼓郎響頌偈清發

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
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
暢於北机非獨慙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
羣紛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
面陽兮常熒炎炎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愒曾臺兮陟
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衆僧
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愒
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
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机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
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爲適也
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各景之懽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
好生

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

雲物於天端觀騰翰之頡頏視鼓鯁之往還馳騁者儻能

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

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各景懼命是好生事

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爲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

剖表見柱下之經三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

積於道術堯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

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

兵技醫日龜策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筭數律曆之書或

平生之所流覽竝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

而不渝

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

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伊咎齟齬實憂

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誅

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

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

謂少好文章及山棲

以來別緣沅關尋慮文詠以盡暇日若廼乘攝持之告

評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

督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

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惠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塞
芳

萊庇蒙

以織帑皓樓商而顧志卿履茂而敷詞

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

高居唐

而胥宇臺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

遺

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

下衰賓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欲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於石山好餌術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喂畧之名山在蜀峨眉山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生

若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絀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茅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箸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爲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

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

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爲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娛也

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溘終古於三季俟通

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謂此既非人跡所求

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絕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太祖登祚誅

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允祿大夫范

泰與靈運書敦疾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
闕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
撰晉書粗立條流書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
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莖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
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
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
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
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
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

同文執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
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
盡沉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
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講紛
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
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遭
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
恥空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滌逆
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

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
 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
 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
 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
 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
 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
 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
 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
 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

苟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
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
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
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
魏氏之彊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盛
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
史策者也自先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
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
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

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
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
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飢注
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
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
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旣
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又
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箸自貢典先才
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

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
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
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
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
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
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
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
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
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

能業崇當年區于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同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川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

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旣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

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
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
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璿臨川內史爲司
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
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
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
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
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
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

凡厥人士竝爲題目皆嘉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
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
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素淑曰長瑜便可還
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
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
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
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
備盡登躡常箸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

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
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
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
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
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
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
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
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
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旣不

得回踵又求始寧岷嶲湖爲田顓又固執靈運
謂顓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
之與顓遂構讎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
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
闕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
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
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
疏云比日異論噂沓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
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

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彰排馬槍斷截衢
巷傾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
見顏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
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
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
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
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
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
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壘今影迹無端假謗

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罪矣其生實悲其痛誠
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
歟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
憂怖彌旦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

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
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
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
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

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
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
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豐累仍誠合盡法但
謝玄勲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
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
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
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
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
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

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
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箕取謝若得
者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
還飢饉緣路爲劫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
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
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
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愍送心
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
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時元嘉十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
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
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邈
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
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
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粲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
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著重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
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
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
宣以氣質爲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
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

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
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
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
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
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
方軌前秀垂軌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王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
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
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朝風之句並直舉曾情
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
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
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

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
曰不然請待來哲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宋書六十八

臣沈約

新撰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
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
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
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

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
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
故三年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
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即位增
邑二千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
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
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
班劍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
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

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
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
如故二府竝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
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
長史旣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
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
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
薨解侍中辭班劔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

侍中班劔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
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
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
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
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
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
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
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
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無施及

忤旨即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
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無意所想便覺心中
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
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
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
徒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
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
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
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

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

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
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荅而
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奏晉咸康末立康帝舊
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既
爲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
使神器有歸遂結爲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忠
奉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疊加以罪黜每
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
之勢分内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

言次啓太祖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未卒上
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
欲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
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
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
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
及大將軍録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
中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
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

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
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
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
邵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
懷明墨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
也其日刺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
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
旨告以湛等罪覺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
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

鄙寵授遂崇任揔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
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
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
人即戮王猷載靜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
悚若墮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
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
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
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
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

達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
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爲
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寵讒斥之乃以斌爲諮
議叅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徒
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叅軍左右
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
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
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
水忽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

軍也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
旨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
言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
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
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盎之諫孝文曰淮南
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
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
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
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

大象首出萬物玉化咸通三才必理關大人之
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
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
翮于垂天網沈鱗於溟海沉於彭城王義康先
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哉一旦黜削遠送南裔
恩絕于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
黔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
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空密懷不臣之計台
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

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
長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
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矣皇謀均此休
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
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
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
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
味旣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
拚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

如何信疑貌之似關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
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
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
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三
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
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
近者讒言之豐廬陵王旣申寃魂於后土彭城

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
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見非易黷福始
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己計莫不結
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
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
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
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史官能屈典謨而諱
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
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

言以爲警戒矧今觀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
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
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
惡枝之且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
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
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
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
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
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

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
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
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會
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
上後父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顙
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
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
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
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

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
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晔
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樹黨苞
納凶邪重豐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
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
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曾不思
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
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
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啓交通

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
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
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群醜千里相結再議
宗社重關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曆方永故
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
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豐深二叔謀
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
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
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亢女始寧豐城益陽

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
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
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
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
平今袁暉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栢隆南昌今
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
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
極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深重罪不容
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

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
同衆恨悖徼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
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
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忽乎
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絕
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行值邵
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止虜異志者或
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宜爲之所太
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二十八年正

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
被擒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安成六子允
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邑七百戶
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世
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
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山
未足勅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
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

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太祖遠之猶惑慮親降
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方字阜陵
愆屏身遲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薨回
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
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
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黜首
卽情原豐本非已招感事哀榮俯增傷咽敢緣
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羣生仁被泉
草實希洗宥還茲帝宗則施及陳芟榮施汚

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悽
詔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臨覽以憎慨咨淮楚
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
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
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溺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
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左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
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
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兗州刺史當

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護王又領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遷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

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

群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
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
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
各有美物議亦平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
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
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
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
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
勤自課厲政事脩理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

青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
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
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
欲奔上明及虜還太祖詔之曰善脩民務不須
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
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爲
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
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
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世祖即位以

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護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薨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相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下竝加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咨議參軍南

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馬竺超民爲
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史其餘各有
榮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旣首剋大義威名
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
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
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
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姦自
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
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

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物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待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季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

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曰臣聞博
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
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莩淳戚昭亮可期臣雖庸
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曆筭有
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莫監
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姦臣交亂
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
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僞朝皆纓冕之
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惡

直醜勲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
郡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同弊相扇
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勲高古賢魯爽協同
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
存劉安寢志孔父旣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
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祀之危綴旒非
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
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
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醜謝愆闕

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一朝之遇臨表
感愧辭不自宣上詔荅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
招罹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
雪清寃耻遠憑高竿共濟艱難遂登寡闇嗣
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批政闕職所願匡
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
之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
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
階如使群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

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
崇茲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誼議糾
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暴於遐
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
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直
造柴桑梟輟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誓蹕清江鳴
鑾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
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
謂曾未葢稔復覩斯疊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

瞻鴻基但深感慟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
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
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
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強政移豕宰
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
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順執稱兵於言興之初
扶危於旣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爲大弟憂之昔
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
元功感德旣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

位極人臣江左罕授門兩王舉世希有表倍推
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褒升進益方
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
得及人群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
無補奈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
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蒼之
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往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
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曩代之成事
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

末戚並有微勤承之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疆
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
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
封今據有五州虎兇出於匣是須爲劉淵耳徐
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
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遣劉雍其意見可
雍是徐冲舅適有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
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
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

念家國比者禍豐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
誅除險倭追保前勲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
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
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群風如
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
以不才忝權節鉞揔督群帥首戒戎先指晨電
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異第不遠而悟如
其遂溺茲說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慙不識次第
義宣移檄諸州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謐之尹

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雖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亟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恂爲輔國將軍。畱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旣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雒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

書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
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
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竝駭懼上先遣
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
爲卻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
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
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
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脩書表心并密陳
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

難推果至於此咎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
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
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
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紀
自圖顛覆瞋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
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
鑑赤城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
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管不思善教有本徒
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憖哉有臣則

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
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
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
穀存與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
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
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
勲莫與爲等而妄信茲虛坐相貶謫不亦惑哉
幸承人之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
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

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奔千里
輒屬韃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
夫君道既盡民禮示絕執筆裁荅感慨交懷撫
軍柳元景據姑熟爲大統偏帥鄭琨武念戍南
浦質逕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
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
壘元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
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浦仍使
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

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
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
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
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燭覆江義
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
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
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
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
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

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腳痛不
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
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
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旣入城
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
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爰爲
後圖管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
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
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爰圖一決而義宣

惛惛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
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
戎服勝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慆及所愛妾五人
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
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
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虜旣
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慆及五妾
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
遣黃門報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

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
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
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
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
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
猶或囚殺况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
纏近郊豐逼憂深目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
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
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

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棕愷恢悵悵悵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恢悵悵並於江寧墓所賜死悵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爲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叅軍顏

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竝伏誅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竝爲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竝超民青州刺史竝夔子也恢字景度旣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護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荊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還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

頃之徵爲黃門侍郎元凶弒立恢爲侍中義宣
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懷宗景懷繫手外散騎郎
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福與
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
劭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
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煥曰臧公已
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竝能爲諸君得富貴
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畱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
至新亭即除侍中俄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

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領衛尉晉
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
禁故復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
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時
逃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
恢子善藏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
寵均皇子十歲封且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
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門侍郎太
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

世祖以爲秘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
邳二郡太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
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授
臨汝公蓋詔詔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
付廷尉詔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諡曰悼
侯恢封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徐遺寶字石
隼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衛
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
故戎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

既沒遣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
出瓜步遺寶遣長史劉雖之襲彭城寧朔司馬
明胤擊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雖之復
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
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既至擊玄
楷斬之雖之還湖陸遺寶復遣士人檀休祖應
玄楷聞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
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謨人
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爲建

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謚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爲太息

列傳第二十八

宋書六十八